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六

祭文二十六首

祭陳祭酒先生文



維成化九年歲次癸巳正月初三日甲午門生翰林修撰吳寬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前國子祭酒方菴先生陳公之靈
嗚呼先生而止於斯文章足以傳來世議論足以動當時節行
足以爲流俗之表學術足以爲後生之資凡先生之所以自立
者固無容議而爲一小人之中傷不待終日而足以去之蓋論
先生者天下之公而去先生者一人之私嗚呼先生自信太過
自負太奇寧墮平人之計不愧乎天之知豈同舍亡金之難辨
將遠附平漢之不疑徒使學士大夫門生故友稱先生之冤者
扼腕歎息至于泣下之漣而寬昔童年登門求師孺子可教以

并以麾逮赴試於禮部擬卒業於經帷夫何寬之不幸而先生
殃禍之是罹俄除名於仕版旋託體於靈輶既驚而定有哭以
悲幸舊學之未忘偶不棄於有司及大廷之對策何

天子之寵綏原寬之所以致此非先生之教而為誰臥龍之山
上葬有期考平生之事行在墓道之當碑將乞文於知者維劉
太常直筆之可垂亦有文藁其光陸離行刻木以傳世維立刺
史精擇而無遺夫先生之為人固不待二者而顯然非是無以
慰吾黨之思其餘不可以多及視寬之力所能者而即為緘詞
遠真薦此一卮嗚呼哀哉

祭葉侍郎文

維成化十年歲次甲午六月二十五日戊寅翰林修撰吳寬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鄉先生

文莊葉公之靈而言曰嗚呼公平 國之名臣鄉之老師今則

云亾還葬有期我有哀誅假此陳詞惟公蚤歲聰明內閉坦坦
施施莫測其際人或無知謂公不慧既入鄉校乃登賢科操筆
為文勢如懸河出其端緒所蓄則多歲在己巳龍輿北狩給事
禁中公也畱後事宜可行章疏即奏凡所建白人謂何驟公曰
國事臣子之疚卒却疆虜都城如舊軍興告病出參陝政克贍
邊儲士卒用命朝議偉之尋徵入之中臺有法付公執之徑撞
瓦梁輟公南行挾我藥物救彼殺傷自掩功能潛走獒狂嶺外
單車漢之祝良徭徇既懷惟此穢狃逐北之餘伺我蠢蠢有城
有堡有庾有困上谷之郊制禦斯盡北門鎖鑰宋之寇準公雖
勞矣未可丐閑六卿之亞召公而還以典三禮以統百官在
帝左右大袍高冠議論從容有闕彌逢 國有外事亦復勞公

黜涉南甸相視西戎嗚呼公平貴顯莫逾臞然一儒如齊宴子
不見有餘門無過謁家無蓄儲惟其好義振窮恤孤寤寐鄉賢
希文為徒公之文章宜在館閣典雅渾成不露芒角南豐之純
臨川之約而復劬書矻矻窮年手不停披以考以研碑文鼎銘
竹簡韋編鄴侯之富歐公之全嗚呼公平學識之長才德餘事
有如不亾未見其止 累朝眷顧寵遇寔隆沒也計聞震悼
宸衷 賜謚多名以示優崇生榮死哀 恩被始終凡民有喪
匍匐酸辛有如我公豈曰凡民鄉之老師國之名臣一觴跽進
鑒于斯文

祭褚御史文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八月癸卯朔越二十七日己巳友人
翰林修撰吳實謹以清酌庶羞之醴祭于監察御史褚君昌胤

之靈曰嗟嗟曰胤昔登賢科名顯于世矣而出宰大邑遽當乎
長民之寄及擢憲臺身顯于位矣而巡歷數州適兼乎校人之
事安不足以酬勞樂不足以償畏此固盡瘁事國者不以為意
也今則一病浹旬醫莫為技舍館方遷溘焉永弃氣將絕而復
噓目不瞑而若視則亦以言為責者未得遂其志也客囊蕭條
歛含無備僮僕扶棺哭殯于次雖行道者惻然況乎鄉里知舊
不為之灑淚哉所幸不亾君尚多嗣樹立而與其後可冀且薄
奠而寫哀託微詞以為誄

祭蔣元用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六月十日丁未翰林修撰吳寬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亾友樂亭令蔣君元用之靈嗟嗟元用器
局淵宏渺乎其際群居嬉嬉莫見明獻然而伸紙疾書滔滔不

滯出其緒餘遂取科第塲屋之間固已服其文藝至於小試治才寬而有制事既克集民不告厲則田野之內又皆沾其德惠也嗟嗟元用有胡質之清夫既常畏人知有陽城之勞而獨不為身計致一疾之久纏踰千年而長逝慨祿養之不終況恩封之如例故雖死而不瞑豈戀戀於斯世嗟嗟元用遺腹有子甚秀而慧母氏鞠之後尚可繼親老而能慰者在斯想其方長號而忽收淚也返葬于鄉冒暑迢遞何以寓哀致此薄奠

祭賀其榮文

維成化二十年歲次甲辰二月三十日丁亥翰林院修撰吳寬謹以清酌庶羞祭于亡友解元智君曰吳下之別忽經五年春試有期君來必先謂當一見握手驩然豈意解裝病已久纏館我半月寡笑與言言及此來利名所牽吾父且老可緩一官今

既病甚命也在天奉身還家俟病稍痊終隱不出薄置田園時語君君尚南旋仕路信勞拙性不便後當相從南陌東阡顧此數語天胡天憐人願竟乖遂隔九泉嗟君待我師友之間死於我殯中情乃安或者不察驚歎而傳維昨禮闈吾濫預焉折卷填名實多省元使君不死孰後孰先枹笏滿街簫鼓喧闐乃有喪車蕭然道邊孤懷感傷出涕漣漣扶護維兄步有吳船還葬于吳水道可沿剛正而文直亮而賢其人如存有棺未遷今也則亡舍館實捐觴豆在案往矣勿造

祭李士英文

維成化二十年三月二十日丁未友人安福劉震長洲吳寬致奠于翰林編修李君之靈昨者柩遷城南吾二人適入試院不獲一送甚戀戀也今既事畢而出佛寺蕭然猶及奔走而遣奠

也夫送死有真送生有餞餞者有時而還真者無時而見也嗚呼悲哉凡君之葬有志有表庶幾平生可以為傳也然則區區觴豆之意特寓乎知死之哀而不必其言之羨也嗚呼悲哉

祭亡弟原輝文

維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二十六日癸酉兄右春坊右諭德寬遣姪奎具清酌庶羞祭于亡弟原輝之靈曰去歲九月送子于郊孰謂此別永不相見聞訃以來悲痛無已親友勸說豈能釋然子有厚德鄉黨所知知之尤深宜莫如我當壽而天則莫知焉我仕于朝一紀餘矣不墜家業以有子在今復何恃實懸我心子幸有男秀而可教議婚于朱其事已成日用之計周錫是倚撫教之恩諒不肯負因此薄奠畧陳數言中懷萬端豈能盡述惟昔長兄不及中壽豈意至于又損數年顧影

孑然我獨尚在勢孤力寡生世幾時雖欲不悲亦不可得抱病來省子情已盡我繫于官獨何為情子病在身勸了少飲今則已矣盡此一酌嗚呼哀哉

祭周原已文

維弘治二年歲次己酉七月二十日丙子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吳寬具清酌庶羞遣姪奎奕奠于故原已院判之靈曰自子別去屢得手札每言瘦軀二豎為孽其後一緘置此不說我意子病勢當漸脫孰知計聞纔距兩月暴躋宛然尚可展閱昔者之來豈遂訣別中心感傷其痛如抉當寢或夢對飯或噎追思往時雅會不缺月夕花朝詩卷有跋幽憂之懷藉此慰悅子既南官尊俎且輟謂當還鄉此興終發今則已矣顧先我没子年不衰而位方達子名維揚而志尚鬱士行既修世澤未

竭子於人間亦尚可活所爲至此理不可詰維子與我交親甚切凡子平生畧具墓碣亦有哀章和者更迭馳此叙哀千古契濶

祭邵文敬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正月二十日癸酉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費闇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傅瀚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李傑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東陽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謝遷吳寬左春坊左諭德林瀚掌國子監司業事右春坊右諭德劉震翰林院侍講謝鐸謹以清酌庶羞之儀馳祭于亡友中順大夫嚴州府知府邵君文敬曰嗚呼文敬生何所好世亦有之莫與君並君之於詩其視唐人則如賈孟冥搜極討思苦而清皆可以詠君之於

書其視晉人不必大令博傲旁摹蹟麗而奇偏工草聖君之於奕坐客滿堂縮手敢競後始謂此非仕所宜益務爲政中心自許劇郡可居不惟簡靜彼不知者投之窮荒幾負才性後更東浙衆曰宜哉方爲君慶到郡未幾屹屹設施民安吏聽詩書且置尚以奕爲期必報稱惟志初立惟名方揚而身已病豈其心勞如昔陽城力不能勝凡人所遭脩短盛衰莫不有命而君於此獨預其短復違其盛豈非命耶尚復何言惟順其正君喜交游聞訃以來遠莫賻贈眉目了然如見其人嗚呼文敬

翰林祭楊文懿公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二月癸未朔十九日辛丑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吳寬謹以柔毛剛鬣之奠致祭于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謚文懿楊公之靈曰公以易直之資高明之志

美麗之才清雅之思心有所獨得每訂定乎經書口有所欲宣
悉發揮于文字信賢科之有人置詞林而得地 今上之初
進賢以類識公老成侈以祿位輟之宮僚擢之吏侍固俾展其
才猷實欲試之政事四海之內方共仰其功能數月之間已屢
避乎名勢疏封竟獲乎陳請館閣遂專乎載記何信史之垂成
俄哲人之長逝惟蓋棺之後而士論始公況易簣之時而今命
亦治此可見其身之歸全庶不憂乎人之責備今則 卹典既
加復 賜之謚出 朝廷之殊恩為儒者之極致獨惜乎
當代之燕許頓其手筆尚候乎後世之子雲或識其腹笥春
雲在空黯然魂氣拜送柩車斯文情義而回視乎一門之盛群
鳳聯翩莫不在乎喪次則公亦可以無憾乃復為公一慟而收
淚也

祭吳參議文

維弘治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丙子朔越二十三日戊戌同年友
吳寬謹以清酌庶羞祭于故雲南參議吳君文盛之靈曰君以
廉慎之操精敏之才官事滿前談笑而裁昔自工曹遷于遠省
俄遭內艱驥足未騁及茲服闋復來京師臥病族舍骨立形衰
僮僕遑遑溘焉就木有客入門莫弔而哭同年廿載下世已多
如君之賢其人幾何自昔有喪匍匐往救曷以寫哀薦此觴豆

祭徐文靖公文

維弘治十三年歲次庚申八月癸未朔越二十七日己酉諸生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以清酌庶羞馳祭于少師
文靖徐公之靈曰寬昔居鄉稔聞公名及既入仕識公于京蒙
不鄙弃歡如平生詞林多暇語輒僕更公位益高不自驕盈引

進後輩藹如父兄道義之語至今服膺公之立朝惟恃忠誠
巍巍黃閣高不聞聲百官盡職萬姓安生默相之力
天子仰成寵任之重不替而增公曰可矣豈乏賢能引退未
已有疾忽嬰終獲所請勢位已輕公卿餞送殆空一城道旁嗟
歎亦有黎氓公之厚德于茲可徵曷不畱公長存典刑何奪之
速天豈嘗嘗殞于高堂南望宜與未能一慟中心怆怆聊此叙
述以洩私情

翰林祭徐文靖公文

公自少年已擢高第徧歷清階不以吏事及壯遭逢憲皇
在位受知特深舊學有自欲付大任吏事卒試拔之詞林用不
以次今上之初以公是遺何以處之深嚴之地乃職論思
乃典內制乃預機務寵用日異公所稟受清明之氣公能承載

深厚之器大事在前從容暇豫身任其難事竟克濟謂公才優
實則密緻謂公量宏實則謹畏忠言上摩厚澤下被輔德以
成從欲以治補益則多而力亦瘁曰病在躬疏乞休致恩旨
慰畱莫奪其志歸榮幾時有訃忽至宸衷惻然老成見弃特
輟視朝爰及贈謚卹典加等以報勞勤嗟今之人有望莫致謂
位不得謂時不值考公平生無所不遂朝士念公自相弔慰况
也相從館閣契義撫棺無從徒發永喟薄奠遙馳惟寓哀思

祭文溫州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十一月丁巳朔越二十四日庚辰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遣姪奕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故溫州太守文君宗儒之靈曰官制之分必有内外外與
民親守令為最君兩為縣永嘉博平竝有異政卓爾騰聲孰不

召用君當稱首讒言阻之而君顧後太僕有丞丞實負予歛其
施設困翼不舒君曰何哉莫非命吏馬政必修以復故例列郡
相顧惟循其常例卒不復吾其故鄉稱病七年田園自足大臣
薦揚有 詔以促君曰何哉吾心已安況也古溫郡寄益難未
至百里父老爭候舊令載瞻如獲慈母興利除弊扶弱抑強或
怨或詈吾身自當奏疏迭陳莫匪民事或格或行吾力已至終
欲引去自刻無能民則固留身不可與嗟哉君子何命不淑季
夏七日一逝不復郡失賢守泣聲相聞何以繫思子孫氏文屬
縣奔趨競以財賻衰服纍然泣血以拒曰父在官無取於人於
此取之上累吾親君雖云公幸有賢子治可移官信乎家理聞
訃數月時一減然顧獨後死長君十年修短死生必有定命聞
有夢徵特假以病未及臨穴聊以寫哀復有墓文以慰泉臺

祭李時泰憲使文

維弘治十五年歲次壬戌六月辛丑朔越八日戊申吏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馳祭于同年友故
陝西提刑按察使李公之靈曰緯矣維公早勤所務學于仲兄
義同師傳竝登甲科二鳳同翥公時方少奮翼莫禦乃駕使輶
官簿初注乃入內臺曰為侍御出巡淮南外巖內怒憲體凜然
勢要是惧爭避遠之不俟言拒竟遭其讒從此而去去國數年
萬里旅寓居炎荒中德業益樹終焉讒言莫勝清譽臬司屢遷
聞望愈著下無冤民如豁雲霧維陝以西古號天府控制民夷
得專一路救敝扶衰日坐公署力則已窮才則甚裕起則何淹
逝則何遽何天不遺何人不遇抱負大才將安所赴仲兄在朝
過時悲慕南遷司空欲臨其墓凡我同年哀莫能助遙具薄筵

便道亦附公其有知幽夢當寤為舉一觴以盡平素

祭少詹事主公文

維弘治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乙未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末眷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光化知縣王公之靈曰公當壯歲仕與民親惠政所及深得乎民三載告歸未盡其志宦業已傳而子已貴孰不生子貴如之何名重詞林豈惟高科再受恩封公正無恙高蓋橫金安此祿養封典未已子佐文銓壽終于寢有訃忽傳 帝念近臣何以為慰諭祭有文瑩域是治凡此褒卹他人敢希子侍經幄匪以其私考公終身備享諸福人莫不虧我無不足忝同鄉郡久託親交無由執紼繫官于朝微言可緘薄奠斯致遙望靈筵寫此契義

祭侍郎徐公文

維弘治十六年癸亥十一月二十九日壬辰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馳祭于南京工部右侍郎徐公曰南望海虞壯哉為縣豈曰富彊實稱文獻縣多故族徐有鉅人教以義方公德維淳少登甲科諫垣就列奏疏屢陳袞職補闕試以民事出牧大藩南北所至不求自安付以大任益盡其責都憲我官司空我職民終受惠國不傷財志行所學德副其才嬰疾尚微引去何速高節有餘衆望不足尚期召起以慰蒼生溘焉長逝惜哉老成遺言自卑德薄能鮮戒其子孫勿求卹典有臣如公 天子忍忘何以 上聞憲臣有章質直勤勞世豈多有鄉賢凋謝相弔而走吳山伐石宜列褒賢無由臨穴致此惓惓

祭陳大王文

維弘治十四年歲次辛酉二月初二日庚戌同年友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大王之靈曰公寓西陲早受家學抱藝入京多士與角遂登甲榜乃列戶曹簿書錢穀身任其勞公有美才亦不即見迨擢大藩而事益練江右民俗治之尤難以靜治劇以簡治繁工役大興惟時建國我勞其心民省其力謂民頑梗父之母之居則易使去則有思去之一方稱者一口名徹于朝三任莫久內臺之副為古中丞畀以齔務置之舊京倉廩豐盈不爽外龠韓滉在唐國計有託夙夜籌畫尚耻素餐報國不足公亦有言生居邊方習見戎虜每誓捐軀欲得死所推公之志論公之才俄止于此知公者哀朝廷念公卹典不薄祭葬以禮有司奉若重惟故里在于

中州居斯葬斯不忘首丘忠信可交廉謹不取既見其人亦聞其語今則已矣不見其人死生永別曷得而親嗚呼哀哉

祭外母朱孺人文

維年月日季女婿翰林修撰吳寬謹以柔毛庶羞之奠致祭于外母朱孺人之靈曰寬昔委禽今踰廿年高堂登拜數聆訓言白髮垂垂德容儼然去之京師濶阻山川起居何如封書問安使者未及計首忽傳嗟嗟孺人持行寔賢內助成家有赫門闈子孫森森美矣田園人匪富視惟義之全歲月幾何喪事連連悲傷既甚疾疹莫痊凡此情事墓石已鐫孺人於寬母道存焉啓殯有期薄奠几筵

祭亡妻陳宜人文

維弘治四年歲次辛亥八月初七日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

侍讀吳寬以柔毛之奠告于亡妻宜人陳氏之靈與子相處三十餘年我困而亨子實借馬復來京師又踰一紀促我早歸無貪名位我聞子言中心然之豈料子病纏身益危言不即從子亦莫救所恨諸親不在左右送子歸葬斯言不忘繫于史事願復不償生不同歸死實可憫言及于茲悲痛何忍子尚行矣我終乞身臨穴而葬當共諸親子行無恐亦無我戀酒肴在筵非謂遣奠嗚呼哀哉

祭韓夫人文

於維夫人幼有女德來嬪于韓寔為佳匹維都憲公行武有文宣力四方為國樹勳閨內非人公能不顧顧則縈心有勳曷樹公累進秩夫人與同龍誥在函遂沐高封富盛顯榮孰不歆豔竊視其身自奉何儉公既不祿儉德益加閨門悄然人孰敢譁嗟未亡人俄以亡報告哀于朝維子之孝昔都憲公賜葬有墳有詔合藏以從良人仍命有司諭祭維典卹典所頒爰視都憲靜專勤慎婦德可評宜躋于壽宜享其榮都憲在鄉偉哉先達薄奠遙馳忝居鄉末

焚黃告先考妣文

維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十月乙未朔越二十二日甲寅孤子翰林修撰寬謹以潔牲醴齊昭告于顯考府君顯妣張氏曰壬辰之春寬忝史職三載考最仰荷推恩封贈之典施及存沒惟我顯考拖疾拜命既易冠服奄弃人間壘書繼頌不及親捧孤懷感傷未即奉告惟茲恩典豈寬自致追慕尊慈極其勞瘁以鞠以教克長克成昊天不弔先後弃捐祿養靡從痛恨無已茲謹錄黃焚于墓所伏惟尊靈祗奉休命音容茫茫悲慕不

絕嗚呼痛哉

東莊奉安先考畫象祝文

維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十二月某日孤子寬謹以牲醴之儀
敢昭告于顯考修撰府君東城之下先世所基嗟嗟府君寔生
于斯迨長西徙門戶獨持每念舊業東望興悲乃修乃復有年
于茲樹有桑柳屋有茅茨有庭有庀有園有池本原之地有大
其規東莊自號用表孝思今者不幸溘焉弃遺靈爽長存沒且
有知眷戀茲地魂氣必之乃奉遺象張之堂楣著存于心如覩
容儀凡此舊業不廢不隳曰維季弟肯構肯畱一觴陳告聊寫
吾私載瞻載拜涕淚交頤嗚呼痛哉

上京告祠堂文

維成化十四年三月六日玄孫翰林修撰寬謹以牲醴敢昭告

于四代考妣寬憂制既終例宜起復丙寅日吉巳下啓行維是
遠違不勝攀慕

告二代贈官祝文

維弘治十一年歲次戊午十二月壬辰朔越六日丁酉孫吏部
右侍郎寬敢昭告于二代考妣曰寬無所能忝竊官祿實賴先
德始克致茲乃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載考滿十二月四日
荷蒙 恩例推及其先顯祖考處士贈吏部右侍郎顯祖妣韓
氏贈淑人顯考諭德府君加贈吏部右侍郎顯妣宜人張氏顯
妣太宜人王氏竝加贈淑人及妻宜人陳氏亦加贈淑人感激
之餘悲喜交集謹具酒饌用申虔告

受 誥祭告二代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八月戊子朔十二日己亥孫吏部左

侍郎寬敢昭告于二代考妣不肖遠藉先德垂休于身叨佐銓
曹倏經三載伏蒙 恩例推及惟均乃於今晨獲受 誥命祖
處士府君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祖妣韓氏贈淑人考諭德
府君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宜人張氏太宜人王氏俱
加贈淑人 誥詞煌煌並蒙褒美追惟先德實克承當謹錄一
通先備焚瘞家祠塋墓自當轉行故妻宜人陳氏亦加贈淑人
謹以酒饌同用告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七

雜文二十四首

吳越弔古賦

嗟予生兮好游泛扁舟兮夷猶渺江湖兮萬里翛然選兮不可
畱繫世紛之混濁兮惟山水諧其夙心覽九州之博大兮吳越
僻在乎東南尋故都之遺蹟兮逝去此而披宿莽江山依然其
高深兮聊登臨以上下清暉娛人以忘歸兮亦惟懷賢以弔古
念姬周之俶世兮二國始霸而圖王隣壤之不相能兮數勤兵
以相當吳啓釁以召禍兮不暇計夫死生與存亡謂雖雪耻於
夫椒兮卒致夫種之行成貪美餌而不悟兮羞自以為得計孰
知鷖鳥之匿形兮將以肆其擊噬後四十年之有吳兮果符史
墨之得歲噫嘻直臣疏兮佞人見親自古而然兮匪獨語之與



貞國滅亡而不救兮詎全委之於天殷鑒之不遠兮何無疆之
違其祖武見毫毛而不見睫兮欲興師以攘取求附庸而不可
得兮屈爲楚之臣虜雖覆亡之有先後兮亦奚異乎吳之末路
悲夫花落兮故宮州生兮荒臺社稷兮墟棘鷓鴣飛兮麋鹿來
恃強力兮爲國雖蹙興兮輒衰唯有德之不可忘兮歷千載其
猶赫赫揆吳越之鼻祖兮寔夏禹與泰伯逃荆蠻以讓國兮任
涪水以爲已責高風邈其不可及兮萬世猶沐浴其膏澤瞻清
廟兮下車奠椒漿兮進趨適於越兮之句吳歸來吾鄉兮遵先
哲之坦途

答鬚文并序

姬仲子始冠有問以年數者對之未嘗不以爲詐一日覽鏡始
悉其狀益其過在鬚也爲文以答之

吾語汝鬚人之一身五藏是俱惟腎之餘乃爲汝鬚汝鬚之
生種類亦殊兩頰曰髯口上曰髭叶汝居口下其垂如胡然汝
於人出必有候不少不老不先不後而獨何故即爲我有初焉
萋萋勃然滿口綢繆連延紛紜雜揉其密如林其豐若部其直
如戟其蓬若帚旣非清眉之映目豈若鬚髮之在首不取人悅
徒增我醜見者稱呼率加以叟即告以年罔不曰否旣駭生客
亦惑故友陷我於詐舍汝安咎彼其耳目口鼻各有所司天君
有命奉職無虧汝鬚之生則異於斯泰然而垂百無一爲且今
猶可逮寒暑幾易日月載馳汝將變黑爲白如抽繭絲感光景
之迅速適足以增老大之悲我不汝咎咎將安施言已忽見
有人緇衣玄裳頎然長身率衆而前稱鬚神曰我屬躁進敢爾
有犯適辱切責度不可賤脫容盡言九死何憾當夫張筵設几

賓客交互讓汝左席職我之故我何負於汝五達二岐步履從
游讓汝一武緊我之由我何負於汝宜叔而伯而弟宜兄以有
我在孰輕汝稱我何負於汝汝今顧以區區老少之故咎我我
負汝耶汝負我耶且耳聽目視鼻嗅口食雖為汝役實為汝賊
嗜彼臭味眩於聲色蠱惑心志曾無紀極亦有人生不免襁褓
得見垂白歡欣絕倒凡我有言豈自芥藻和藥剪我而君臣義
篤煮粥燎我而兄弟情真燃我於持燭之頃者可窺人之量拂
我於會食之際者即受人之嗔怒之輒張足以壯將帥之勇氣
撚之而斷足以役詩人之吟蒐種以數莖而拜上相垂焉至帶
而位元臣染我以藥既見詠於唐士纏我以帛尤足重於晉人
闍寺薰腐之除我即與之絕沙門寂滅之教我不與之親具此
群行汝豈弗知況我雖微亦汝親枝不敢毀傷古訓是遺我不

汝咎反我咎為能削即削奚費說詞少焉隱然不見仲子驚悟
靜言思之深自悔悞掀鬚一笑歡好如故

湯媪傳

媪之先金姓少昊之苗裔也夏禹治水功成別錫之氏世有從
革之德載周書洪範篇穆王時有金母寔生媪媪少遇為癡人
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善養氣能吐故納新延年不死
人異之晝竊觀其所為塊處室中一腹枵然及暮惟飲湯數升
而已人因扣之曰媪何以壽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
乎吾術止此他無以告子者因號曰湯媪媪為人有器量能容
物其中無鈎距而緘默不泄非世俗長舌婦人比性更恬淡貴
富家未嘗有足蹟獨喜孤寒士有召即往藜牀紙帳相與抵足
寢和氣藹然可掬唐有廣文先生知其名召之媪至謙抑居下

坐廣文揖而進媼曰足下雖冷官妾則婦人豈可與公比肩哉
廣文多其讓與語至夜半頽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媼亦不怒
天明更與語傾倒殆盡自是廣文非媼寢不安席嘗曰和而不
流清而不激卑以自牧即之也溫惟媼能兼之以為知言媼復
知醫思以濟世人謂其滿腔子皆春意也有貴介公子犯寒疾
獨臥別室迎致之媼初不欲往或曰此正媼行仁之秋也何以
拒為不得已一行視其疾已在骨髓循其經絡起足厥陰曰是
非鐵石可加法宜用湯液從其言體溫溫自下起若飲薑桂附
子然及視其劑則其平日所飲者也公子奇其效欲畱侍終身
諸姬患之相與讒於公子曰媼雖知醫然晝伏夜見蹤蹟叵測
其殆鬼物邪公子尚慎之媼聞而慍見曰吾平生號能容物至
是不覺使人熱中卒罵曰家世非寒族幸自溫飽無求於世若

輩粉白黛綠專以色媚人鬼物真自謂吾見若輩之殺公子也
竟去及接他人終不失和氣公子亦遂疏之諸姬更進御未幾
疾復作竟死如媼言媼同時有夫人竹氏與媼每春秋時輒為
人棄置相會嘿然無怨言歎曰人生出處各有時耳媼自周歷
漢唐至宋已二千餘歲人謂其猶處子也閱人雖多無可以當
意者聞涑水司馬公有清德欲依之公得媼恨晚家有侍妾不
一顧其夫人亦賢乃盛飾之以進卒揮去既而公拜相夜則思
天下事往往達旦不寢媼進曰公幸不棄處我布衾之下愧無
以報德惟公盡瘁事國貌日加瘠幸為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
不聞媼言媼言甚愛我願卒聞媼之所以處世者媼曰昔在周
末猶及見老子教予曰汝惟知足知足不辱予謹受教以至今
日公悟曰媼殆謂我也即謝事退居於洛後慶朝廷因有溫國

之封媪後壽益高雖云得異術要其先世從革之德所致不可誣也

端友傳

端友蓋春秋時衛人端木叔之裔端木叔好游莊周稱其維山川險阻無所不之者也嘗南游過五嶺至端州曰此吾姓也止之遂去木稱端端州即今肇慶是也歲久子孫分三族而巖居者差盛其人緣溪而漁多津而黑又其目或紺碧識者輒能辨之曰此端氏之良也歲時有司常選其族人貢獻上方其遺才自負甚重往往老死溪山間頃有人携其昆仲四輩北游都下句吳有成皿君者好古之士也方宦隱南宮一見契合延之上坐以為吾取友天下未見其比遂定為文字交它日東阜曰木生遇之曰是固端氏之良也吾識其資性已久特不知所以裁

之耳因與之處加琢磨之功未幾皆有用北方知名士如瑤者未能或之先也生笑曰此所謂成皿者其為人外若峭厲而中實溫潤且不磷不緇有堅白之德君愛之與手足等曰吾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昔尹公之他端人也取友必端吾志于尹者願終身結交因呼之曰端友而不名特作漆室貯之居閒無事數相與語其昆仲皆善臆對覺主人意勅輒更端焉一日主人將有文事召致之俄避席曰此非僕所獨能僕嘗識絳人陳玄因玄識中山毛穎會稽楮先生三人皆才士請與之俱其無所忌克如此主人好為此君傳神或時率三人供事左右無不如意有以鞞材進者楮輒引退獨端友舉止自如玄穎皆倚重焉初三人善弘農陶泓及見端友始知泓之麤疎也遂弃之後二人相繼衰謝而逝端友巋然獨存蓋其平日靜厚

有容而穎性銳楮質薄故壽不及玄雖知守黑之說顧好面攻
人過竟亦短折幸端友能念舊故每求三人者之後而提挈之
以故其功著於儒林不絕素患渴疾醫有并華者治之輒愈蓋
知主人故鄉惠山有名泉嘗念曰吾安能往飲以解吾渴耶并
華疑其待人金注間之曰古謂以金注者磬願公勿行浸潤之
諸可也乃用其治法如故其量固有容能含垢納汚然日必浴
而去之有言其不及婁師德者曰吾既使其自乾矣不去人不
謂我為貪墨乎其廉潔又如此論者謂韓昌黎為穎立傳如泓
何人得牽聯書乃獨遺端友何耶或曰昌黎時端氏尚未顯故
不知或曰端氏所居去潮陽甚邇昌黎嘗謫其地無不知之理
或曰知之蓋端氏非其人不交交則文雅士彼胥史駟僮之流
何敢望其面如韓云官府簿書市井錢貨必不屑記注此其

而不錄歟其族人阮右才具多出用於世莫知其名今寓于辰
血君曰鐘曰鼎曰黼曰黻匏翁曰歐陽子序端氏譜於端氏若
有所不足而獨誇深溪欵氏為尤良夫韓歐為古今文章大家
與端氏交最久猶不相知它尚何望哉惟眉山蘇長公以端氏
出而歛之名文者始廢不用其人品高下至是若定雖然吾恐
起韓歐之爭端也故嘗竊評之曰端氏比德於玉有君子之道
上也語曰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其欵氏之謂乎

鶴臞解

人與鳥皆物也然人貴而鳥賤今人以鳥名人人必拂然而怒
言惡其以賤加貴也司馬徵謂龐士元曰鳳靈鳥也士元有隱
德左可疑之而非餘人之所可及則人豈皆貴而鳥豈皆賤也
哉為鳳之匹者鶴而已易以載詩以詠春秋左氏以錄其匹鳳

之固然而浮丘伯相之有曰聖人在位則與鳳皇翔于甸其匹
也蓋然矣故世亦有以鶴擬人者若晉人謂嵇紹如獨鶴之
在雞群當紹時賤名檢而狹節信君子小人無以別白於世宜
其有雞鶴之說也今吾師陳先生何乃亦以鶴臞自號耶蓋先
生生今之世可謂 聖人在上矣官于京師可謂翔于甸矣
而復有取於鶴者豈真以鶴之形類我之臞耶夫飢則臞飽則
臞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先生居翰林有年矣俸有太倉之粟
食有太官之膳何自而不飽則亦何自而不臞哉其必有說也
蓋事苟有樂于心則啜菽可以飽否則雖八珍雜陳于前將不
下咽矣是故先生之臞寬能言之 朝廷清明百揆時叙先生
一樂也不然不樂也學者皆賢斯文有托先生一樂也不然不
樂也不樂則不飽不飽則不臞此鶴臞所以自號也歟若夫肉

食而無墨素食而伴食其狀魁梧其腹瓠壺猶自嚶嚶若鶯泛
泛若鳧附人若鞵上鷹攫食若道旁鳥豈先生所謂鶴臞也哉
已丑閏月十七日

已亥上京錄

成化十五年己亥三月十日丙寅予服闋上京諸親友送至無
錫者是夜宿錫山驛河下丁卯與李應禎夏德乾訪陳考功朝
用盛布政時望秦太守廷韶暨李舜明施以清諸君午飲時望
宅遂同游惠山朝用置酒漪瀾堂飲已廷韶復邀過聽松菴觀
竹茶爐爐有瓦杓亦舊物也予出新茶使主僧煮之火始然而
湯已沸又爐內巧土甚薄而外不燥可異予有詩是日熱如五
月戊辰至常州時應禎別往宜興矣以風逆復來會同德乾訪
陸諭德廉伯飲其家己巳應禎往宜興德乾別于犇牛庚午至

鎮江時行李舟自白塔何出約至瓜洲俟于江口辛未雨癸酉
與儒士唐惟敬將游金山適顏澄之主事自北來遂同往游于
約表弟滄姪侍行入山主僧導飲第一泉歸坐其堂堂直長山
僧請堂名因以翠几名之予與澄之皆有詩甲戌渡江寓瓜洲
曹氏之亥雨丁丑至揚州晚飲沈時暘參議舟中巳卯宿灣頭
白塔舟始至夜至高郵暴風阻舟庚申會李僉都綱于孟城驛
辛巳過寶應壬午至淮安會平江伯陳銳于都參將勝私第午
後二公具酒送至移風牖晚至清江浦邵文敬負外吳文盛主
事來訪晚過文敬公署登寄亭止宿西軒是夜大風雨文敬
有詩予次韻答之癸未留軒中題高彥敬山水卷卷長丈許奇
蹟也夜始返舟乙酉渡淮宿崔鎮丙戌宿宿遷四月朔丁亥宿
沙方淺戊子宿乾溝巳丑過呂梁洪有詩庚寅至徐州辛卯大

風晚始過洪有詩壬辰宿黃家牖癸巳宿下沽頭甲午宿上沽
頭乙未宿沛縣丙申雨大風宿沙河丁酉宿谷亭戊戌宿師家
莊巳亥至濟寧徐仲山方治泉山東出候于公館庚子飯洪天
章主事畢與仲山同行謁闕里午憩昌平驛道中有望嶧山觀
泗河二詩昏至曲阜宿辛丑入孔林祇拜先聖墓次泗水侯墓
次沂國公墓退息于駐蹕亭題名壁間而出南行經顏廟入謁
巳始至闕里謁先聖廟殿為金章宗建禮畢衍聖公孔弘泰導
觀先聖手植檜云檜嘗被焚此其蘖爾大可三四圍旋文如繩
廟中石刻自漢魏而下多不可徧讀乃升延賓堂見三氏學諸
生衍聖公邀飲其府自孔林至此予與仲山皆有詩晚抵靈陽
宿仲山分司壬寅經汶上宿東平癸卯至安山時舟巳行至此
遂登舟仲山復送至上七級牖甲辰與仲山別宿魏家灣乙巳

宿臨清丙午經甲馬營林朝信御史以巡河至會于舟中宿鄭
家口丁未宿德州戊申宿連窩巳酉宿興濟庚戌宿沙河辛亥
宿直沽壬子宿蔡村癸丑宿葉村店甲寅乙卯大風黃沙蔽天
泊和合驛河下五月朔丙辰至張家灣戊午入京城

為孟浩啓殯歛金疏

長洲孟浩宗遠出自名家遷居敝里歲在戊戌季夏二十日不
意以一疾而卒家貧無子雖殯歛之費亦假貸于人茲欲舉葬
先壙而妻女纍然計無所出維昔宗遠數造高門輒蒙厚惠使
仁心無間於存沒見義事能全其始終幸哉擲問於棺必也金
重於羽聊持短疏兼致訃音賢人君子當有不俟予言而慨然
者矣

為何令歛金疏

蓋聞惻隱之心發於入井之孺子感激之事見於結州之老人
豈因要譽而引手以援惟其報德而捐軀以亢斯言信矣於傳
有之前樂會令何耕希尹久淹壁水年五十而得官再涉鯨波
歷萬里而赴任三年守俸一旦除名衆方惜其無辜身尚懼乎
餘禍在縲紲而非罪事類治長有兄弟而若無憂如司馬弱僕
叩園扉而飲食或絕貧妻寄南海而音書不通既乏緹縈孰為
赴訴其事適同令伯兼無強近之親使無回生之仁一徒有庾
死之惡日爰求實憲聊假空言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辭十
而受萬是為欲富乎謹疏

張氏建樓上梁文

伏以叔孫必葺去舍如始至之時公子苟完居室無盡美之意
逮數間之不足而重屋之肇興工省價廉或伐千竿之竹窮奢

極侈可建五丈之旗風雨無憂星辰可摘惟勾吳故郡有張氏
名家蓄詩書以教後昆藝黍稷以給公上隱惟求志居必擇鄰
胥且當門慨吳相伍負於百世用頭接壤懷漢家四皓之一人
猶嫌為陸地行僊直欲作風塵表物歟既得卜方鳩僦功木既
無脛而梓人得魯公輸瓦豈有足而汚者為王承福度量於崇
卑之際斟酌乎奢儉之間非方寸之木可高翼然百尺與萬間
之屢絕異聊爾三楹燕雀高飛雲山不礙升天擬夫子之猶可
及近市陋小人之得所求爰上虹梁輒陳藻句

拋梁東碧瓦鱗鱗旭日紅千載吳王歌舞地休將高閣詫涵空
拋梁西人倚危闌望欲迷湖水一杯春更綠眼前惟覺洞庭低
拋梁南窗戶薰風細細含隔水分明開畫障高峰山色染晴嵐
拋梁北萬里君門瞻上國杜陵野老句偏工雲近蓬萊常五

色

拋梁上舉首浮雲真可抗始知韋杜詠長安去天尺五言非妄
拋梁下使者臨門空勸駕下方塵土怕沾衣不是山人索高價
伏願上梁之後脫蹟凡近游心高明蟬蛻汗濁之中鳳覽德輝
而下登高作賦幸仲宣之少畱懷古題詩服崔顥之寡和賞心
樂事游目騁懷

哀流民辭 并序

成化十六年九月不雨至于今年五月北方高亢旱乾尤甚野
無麥苗赤地亘數千里流民就食者相枕藉死道上聞之可哀
乃作哀流民辭其辭曰

嗟爾流民何去其土而不顧也莫不有室家亦莫不有墳墓也
民曰有之豈不知居此而安兮適彼而無所附奈遭歲之不易

今迫死期於旦暮幸吳楚之小康今將喙口而待哺聊假息于
涸轍兮冀升水之活鮒慨千百以為群兮相攜持而南下朝攬
采乎鳥茨兮夕窳伏乎宿莽彷徨於河濟之壩兮又乏舟楫之
可渡對洪波而長號兮殆餓死而交什嗟爾流民兮一至此哉
爾其何辜兮遭此天災納之溝中兮孰手而推召此旱暵兮其
有自來將征斂之無藝兮奪私家之蓄積將貢獻之爭尚兮擬
正供而誅責豈駭札之蓄養兮為軍興之未息抑鈇斲之搏埴
兮緣土功而重役維有司之奔走兮曾赤子之不皇恤肆筵楚
之強號兮兼敗官而貪墨有一於此兮災實召之嗟爾流民兮
愚尚有知 明聖如天兮居高聽卑舉弊事而悉改兮行慎
擇乎有司闢言路而無塞兮來鰥寡之有辭兮且蠲租兮已責
勸分兮賑飢寧汲黯之矯制兮遣富弼而拯危爾尚少須臾死

今被漢詔之恩私

擬漢高帝求賢詔

詔曰賢人國之利器舍之非所以為國也盛世君臣遺後事上
率用此道若敷求哲人旁招俊又是已屬者海內禍亂朕率豪
傑平之藉天之靈卒成厥功然天下平之武勇非得賢者安利
之奚由傳之無窮朕蚤夜思得其人而士大夫懲艾秦暴莫肯
效用不我求之彼亦安肯即我耶其令郡國博訪草野苟有其
人禮遣上道以稱朕惓惓之意

擬宋仁宗今天下州縣建學詔

朕惟古者政事修而治化隆人才用而風俗美所以致此者豈
徒然哉粵稽庠序學校之制建於虞夏商周之日蓋欲聚學者
誦詩書習禮樂養其德性明于倫理業成而用世道係之朕寤

寐先王思繼厥美而志勤道遠有年于茲乃者開天章閣召執政大臣給以筆札俾條陳當世急務可施行者僉以建學育才為言朕嘉納之夫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士不於學校養之則雖有純明朴茂之資學何由成然養得其地而教之非其人教之得其人而取之非其法亦有司者之過也其令天下州縣故無學者皆建學務舉通經有道之士以教授之至於試士勿拘聲病以為進退使學者得以騁其說焉夫建學立師以養人才於用之之先更制革筭以求人才於用之之際朕待學者之道亦至矣子大夫其何以副之布告天下明知朕意

丁未歲作同年會請帖

茲擇正月二十日作同年會者佳節再臨畢官假於中旬之末清朝共立罄私情於一日之間人感謂改事之當修維其時矣以薄勞而是效非曰能之掃門已自平前朝燃燭尚宜乎此夜坐以叙齒而定固無所爭飲必盡晷而休更須相勸詩歌既醉喜賓主之不分盟在久要期子孫之亦講敢云可坐而致尚冀不速而來聊代口陳餘期面教

記常熟曾氏

常熟曾汝翼自南雍來就教職作詩投予求見詩序有定靖後裔之語詢之益出宋公亮之後南渡後公亮四世孫懷事孝宗為丞相賜地常熟子孫因家焉汝翼云公亮告身雖缺猶在吳思菴有跋語甚詳懷無一字存者家譜為族人藏篋中埋于地久而發之上毀爛矣公亮與韓魏公同在政府其名已著懷位至丞相通鑑續編屢書之而宋史無傳不知何說也汝翼之父嘗任知縣家貧甚而汝翼且老今得桐廬訓導六月二日

記夢

癸亥歲以會典進呈將有恩命二月二十夜夢一人竝立堂上一內臣從堂後出與揖若懷一帖子云查例何必多只一條足矣言畢即入時王濟之對立云已定乙丑日矣遂覺起視曆頭乙丑為二十八日大吉頗異之二十二日濟之邀飲為談其事至期早朝畢果召吏部與手敕行寬有禮部尚書之命始知凡事前定非人所能為也

先世事畧

先祖諱生元末性醇謹謙厚口未嘗出惡言里中稱為善士平生畏法不入府縣門每戒家人閉門勿預外事故歷洪武之世鄉人多被謫徙或死于刑鄰里殆空獨能保全無事至永樂間無疾而卒年六十有四

先祖母韓氏出宋蘄王世忠之後王所居在蘇城南號韓家巷先祖母少時猶自故居出嫁性慈順當先祖沒時年已五十餘既除喪猶痛哭不已兩目遂盲撫教先父及鞠養長孫皆至成立

先父少孤且鮮兄弟遭家衰謝能自卓立以故居荒落稍徙而西遂拓其家以大凡親戚舊有恩及他貧窶者率購屋俛居其旁更給以衣食其嘗被侵虐者亦以德報之不計蓋平生惟務損已尤不能作偽故吳儒杜東原先生嘗作文贈之直書曰贈有德之士吳序尤稱好禮如立祠堂置祭器必依古制及開家塾收書籍以教子姓等事里人視以為法而尊敬之者無間年七十七以寬忝甲科入翰林受封甫及二月不幸下世先母張氏少歸先父以姑目盲奉事益謹撫前室之子尤有恩

意勤勞內助開拓產業傭奴千指衣食必均且贊成異事甚多親鄰賴之人稱女丈夫不幸早世凡受恩之家哭之如失慈母其賢行至今人能道之

先繼母王氏靜嘿安重內事悉倚諸婦怡然終日而已歸先父時父母既沒而家且在百里外歷四十年未嘗一歸年七十四而終以寬受封及以恩例蒙葬祭之典人以為賢德之報也

亡妻陳氏為吳中大家女家在閭門西號馬鋪陳氏少則端重諸姊妹不敢狎侮及歸寬和順明惠益守內則以生子屢失特為置妾克得二子而撫愛如已出至待其母尤厚嘗勸寬仕宦宜知止足至今憶其言而愧之

與潘典籍時用簡

昨奉雅意畧述先德非敢望采入制詞但仗褒美以光泉壤庶知不失之誣耳亡妻事畧敢亦附上蓋大賢如考亭朱子與陳君舉書且復及此不訝幸甚李謝一先生處不再塵瀆乞知之草率不恭惟亮察不具

與謝祭酒鳴治簡

寬年既壯始獲登仕歷職二年以先人年高即乞歸省中道聞訃痛恨不勝惟先人以孤童自樹立純心厚德為鄉閭所信服者無間當治葬時欲求名筆以發揚幽潛自念孤露餘生設若進秩恩典尚有可冀乃敢忍死畧述數語納之壙中去歲忝以吏部秩滿遂蒙推及平生志願至是始遂今日益衰疲分當引去更無他圖惟南望先塋碑石未樹此心惻然倘一旦溘先朝露則先人之心之德無以垂示後人不孝之罪大矣伏惟執

事抱道退閒言出足以傳信而寬久辱知愛幸不斥絕如獲矜
察慨然允賜豈惟揚先人之美亦可以釋寬之罪也往歲王存
敬太守將以此託正以有待之故不果茲黃文選便敢終仰瀆
情事迫切不暇他叙所有先人行錄具在別褚惟是率易負謹
莫逃切望覽擇下慰私懇不宣

論西北備邊事宜狀

中國之與夷狄其貴賤之勢不敵審矣自漢唐宋之君苟求安
利身自降屈或和親或結盟或納幣其始也待彼愈厚其終也
侮我愈多蓋失其所以自貴而忘其所以為賤也絕是數者使
人知中外之勢截然如人畜之異其等者此則我 祖宗之
威也此則所以為 國朝也 漢書 立國適當夷狄強盛
之秋雖為是降屈亦嘗有斬 草之捷矣方今

夷狄極衰中國全盛以盛遇衰宜其有強無弱即不舉兵舉則
直取之可也何彼稍入剽掠當邊寄者出師之計未行濟師之
請已至宵旰憂慮遂勞 聖心則知能使中外之截然者果

出於 祖宗之威其卒不能使邊徼之晏然者乃由於將帥
之過然又安知彼今日之衰不為他日之盛此謀國者宜長顧
却慮而求一將之得也蓋洪武永樂之初武臣皆起自行伍身
經百戰功名富貴自我取之故其名實相副後世子孫承襲舊
勲坐享高爵固有不能彎弓跨馬者矣此其名實相戾無怪其
不能將也故將不難於擇而難於無其人以擇是果無其人哉
特在於養之而已茲欲令公侯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間
歲分番畱其半以備宿衛其半遣之邊方悉隸大將麾下練習
陣法覽觀地形察軍士之勇怯究虜人之虛實邊事既熟人望

既歸一旦有事使之當虜必能戰勝攻取而所謂備邊之事足以付之矣故臣之論邊事必先及此然後乃敢為之說夫立國必有土守土必有疆不當有者不可取所當有者不可棄是以漢武悔輪臺而終下哀痛之詔漢元罷珠崖而不失強大之國蓋古人之不勤遠畧如此 國家建都于燕邊方之險北則如久之有背東西則如人之有臂是皆要害之地雖尺寸不可以棄者固嘗設城堡置烽瑛以嚴備之若天西北一隅當黃河之曲沙漠以南獨無屏蔽東起榆林西至靈武曠然遼隔幾至千里寇來則為苑囿居則為營窟勢不能制至勞三面城守地分力弱嘗有不測之慮臣嘗考其地自漢唐之時皆為中國所有河北則唐之三受降城河南則漢之朔方郡方張仁愿之築受降也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

有仁愿不從六旬而城竟成斥地三百里而遠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省億計夫休璟非不知兵事者使仁愿奪於其議則大功幾於無成後世無仁愿之將遂為仁愿之舉是驅其人以飼虜也將遂棄其地以與之乎則恐瓶壘相關唇齒相附虜騎驅馳日蹙我地有不拘拘一河曲者其為勞費益有甚焉聞之緣邊多可耕之地屯田之法雖已舉行然而地力則未盡地利則未收是人功之未至也宜益謫發有罪之徒召募無業之人往耕之專設農官數人經度其事待其歲入有餘官為雜貯庶分饋運之勞以免罷敝之苦三四年後委積既充兵力既足有將才者既出來則可戰居則可攻候其空虛之時遂興版築之役縱不能如受降之城河北必當如朔方城河南亦可以扼虜之衝省三面城守之費也夫

種世衡范仲淹當西夏猖獗之日應敵不暇而青澗大順諸城
倏然而就此皆前代之可考者豈有今日而不可為者乎雖然
趙克國有云兵難隄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以克國猶為此言
區區臆說誠非至計特以 國家之事皆臣子所當盡心者故
一言之

奏請東宮講學疏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臣吳寬等謹奏為
東宮講學事臣等竝以菲才誤充講讀等官夙夜憂愧期少副
皇上簡任之意而職業不修廩祿虛費是臣等之罪也竊惟
東宮講學除大寒大暑之外止於春秋之時則是一歲之內不
過數月況當其時自清晨至於午前即止則是一日之內不過
數刻其間且有朔望節令及風雨又免 祖宗立法其簡益

欲 聖子神孫可守而易行也臣等仰見 東宮殿下年漸長
成必益務學私心共喜以為 皇朝之慶然自兩年以來間歇
既多及今秋月已深寒氣又逼恭候日久未臨講筵蓋禮人生
十歲出就外傳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而親正人也此雖古之
庶民亦然況為 天子之元子而有天下之責者故雖習讀
于中闈不若出就于外傳居 儲副之位遵 祖宗之法親
近儒臣講明治道不尤愈乎伏望 皇上特 諭 殿下早
臨講筵非但習讀經書知治道而有益亦惟接見臣下養 睿
性以無愆臣等不勝惓惓顙望之至為此具本親賚謹具奏聞

問安疏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上以疾免朝是

日晚太監陳寬傳 旨因風寒感成疾欲要
調理一二日暫免視朝明日早文武大臣俱詣
左順門問安司禮監太監竝出告 止漸安又
明日諸司各
具疏再問

詹事府等衙門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等官臣吳寬等謹題為問安事臣等恭聞 聖體偶爾違和暫免視朝及今漸就平復未覩 天顏實切瞻戀伏望 皇上 加調理愈見痊安以慰臣下惓惓之情臣等不勝至願為此具本親資問安伏候 敕旨

乞恩致仕疏

詹事府掌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吳寬謹奏為老病乞 恩致仕事臣惟士大夫年七十而致仕此古今之定制也臣今年已七十未敢遽有引退之意以取知止之名者自以身荷 厚恩尚圖報於萬一也但臣病痛在身不能勉強支持此雖年五十六亦當求退況七十為致仕之時乎是以不免煩瀆 聖聰誠出於不得已之故耳緣臣素患下血之疾數日

輒發精力久耗近交閏四月以來自腰以下軟弱無力不能舒伸已成痿病且兩足浮腫作痛難忍不能動履又為濕病服藥無效終日僵臥在牀呻吟不絕蓋由血氣既衰百病自作是以平日眼昏頭眩手顫氣喘事多遺忘言多蹇澁一切老態未易悉數衰朽如此人皆見憐臣於前年兩次具本告老荷蒙 恩旨勉留不勝感激今復二年年既益高病復益重苦楚萬狀

實難度日伏望

皇上俯察下情非出矯詐

准令致仕以

盡餘年使臣得生還故鄉沒葬先壟臣之感激又當何如為此具本令家人吳復投進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閏四月十日進十二日奉

聖旨卿學行端謹譽望素著委任方隆豈宜引年遽求休致不允所辭

第二疏

謹奏為老病陳情懇求致仕事臣因年及七十凡眼昏頭眩手顫氣喘等項老病日增近者又患腰軟不能舒伸足痛不能動履調治日久未得痊可自知衰朽難以支持於本月初十日已曾具本陳乞致仕非敢循引年之例實為養病之謀也伏蒙皇上不忍棄絕特見優容過為褒獎之辭曲盡勉留之意臣雖愚昧敢忘厚恩正當竭其駑鈍再效驅馳如古人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也然人於天下之事隨其才力大小皆可以強為惟血氣既衰精力既耗加以病痛在身雖欲強為自不可得如臣老病如此豈但不堪委任即如趨朝之勞亦自不堪是以敢冒違命之罪再陳籲天之情誠出於不得已之故耳況值此荒歉之歲留此衰朽之人既妨賢路又費厚祿有

損於時深為可惜伏望

皇上改頒

恩旨特遂私情

賜

臣致仕早得還鄉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為此具本再令家人吳復投進謹具奏聞伏候 敕旨閏四月廿六日進廿九日奉

聖旨卿學行聞望輿論攸歸方切委任有疾宜善加調理豈可固求休致所辭不允

第三疏

謹奏為老病懇求致仕以彌災異事臣因年老有病不能支持二次進本求退荷蒙 聖旨褒獎勉留感激無已再蒙 欽遣太醫院官到家診視累用良藥又蒙 遣內臣 賜以酒米等物自念菲才當此 寵眷雖嘗力疾望 闕叩頭私心以為倘得一旦痊可即當趨 朝陳謝再竭駑鈍以備驅策於萬一

但臣伏念老病如此固宜求退即今 天意示儆尤宜退避
不容自己蓋自去歲淮揚等府久旱飢民流亡已不忍言今歲
延及京師并河間等府亦皆不雨尤為可慮仰惟 皇上朝
夕憂勤以為災由人興特 詔諸司革去弊政不事虛文
聖心及此即大舜所謂濟水儆予之心也在 廷之臣聞 命
恐懼以為政由人舉用非其人則弊端不去莫不引咎自陳悉
蒙 聖旨勉留修省不肖棄絕臣竊思之凡求退者多年壯
而志氣方銳或年老而精力未衰尚能奮發以圖後效如臣既
年老加以病痛在身譬如朽木已無可用猶乃居位食祿全不
知止弊政之本實在於茲所謂上干和氣誠有如 聖諭者
失望 皇上俯察愚悃不以一槩容留特許致仕還鄉非惟
下遂私情必然上回 天意自可以召和氣而消災異也為
供職不必固辭

此具本再令家人吳復投進顙望懇切不勝恐懼之至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五月十六日進十八日奉

聖旨災異示變正宜同加修省卿屢引疾已有旨不允其勉起
供職不必固辭

觀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八

行狀述四首

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陳君行狀

曾祖均錫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妣某氏贈

正一品夫人

祖孟玉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妣高氏繼翁

氏皆贈正一品夫人

父鑄封河南道監察御史母顧氏封孺人

貫蘇州府吳縣鳳凰鄉集祥里陳僕年四十五狀

君諱僕字汝翼其先汴人後徙家于吳自太保而上代有隱德
入國朝有建昌丞者君之叔祖天瑞也天瑞仕猶未顯至君
之伯父少保僖敏公鎰始極貴僖敏方握臺印時門戶赫奕為



吳中仕宦家第一其子姓尤盛君生長貴族居諸子中獨以問學為事從里師鄭鏐受周易晝夜講誦弗怠學既就緒郡邑將援例薦于上適監察御史廬陵孫先生以提學至聞之曰是子秀異當自取科第以世其家奈何憑藉氣力去作官耶寢其事而從史之學君感激奮勵益探索於經史諸書景泰元年應天府鄉試以第十四人薦司文衡者且錄其程文一通以傳四方二年中禮部試遂登進士第觀政禮部五年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階文林郎天順四年遷四川按察司僉事為御史時數斷疑獄嘗有墜馬死者家人指為一人所殺其人被掠不勝將自誣服君覆訊之察其有寃色廉得死者故與之有怨其家緣此欲中傷之閱其尸果得墜死狀即日罷其獄行殿火民有盜其一木者吏比例禁中物以法當斬君曰此固行殿也豈禁

中乎況所盜者煨燼之餘耳竟以滅死論蓋君治獄必使人法並行故屈抑者多所平反然至于怙終者則亦未嘗少貸也南京龍江設提舉司掌鹽課官守商賈往往賂上官幸縱其姦弊不問君實巡鹽一商從他人得君家書一紙轉致之冀識君君曰吾家書顧令汝輩持來耶答其人投書火中因痛繩其下以法無幾姦人斂手不敢犯他日謁都御史軒公公曰君非焚家書御史平為之稱歎四川僻在西南地雜蠻僚溪藏峒伏為患無時朝廷亦既設備歲久人懈備弛賊日肆虐寇鈔城郭殺縣長吏君至成都聞有警率民兵二千直抵長寧戎縣勦滅而因以鎮撫之至則賊方聚眾數萬據嶮阻勢熾甚殆不可當君曰賊勢如此而吾提孤軍入不測之地非計之得也乞師于朝上命同知都督府許貴將兵五萬擊之既破其寨君獨

挺身入巢穴追擒餘黨百人獲其馬牛器械無筭被虜男女悉
出之貴將移師君為前驅列營大垣不解甲者兩月復破其寨
四十餘俘獲益眾賊既平君建言蜀多小邑 國家止立令典
然二人或以事去職一旦緩急顧使他官攝之誰與致力哉其
內江南溪以下二十二縣宜置丞簿一人撫民而烏蒙烏撒東
川芒部緣邊郡縣去京師尤遠吏至稍習夷情每二載輒考績
去往返萬里動至累歲夷人得以乘間竊發宜通九載考之便
又長寧戎瑛與蠻寨鄰境而攻守缺人宜免宜賓南溪江安納
溪民兵松潘征戍及緣邊漢夷民夫鹽井遠運使專攻守可也
他如欲補軍伍設關保置器械諸事皆處之有法而為慮遠事
未及施行明年夾江之花溪賊再發右僉都御史陳公以君練
習遣行君至激勵士卒號令嚴明賞罰必信人人為用命遂大

破其衆既而漢州德陽彰明以次平所至降者君釋不殺一以
恩撫循之御史上其功未報蜀既無事君書守備策會議貴州
還至叙南背岸峯江水惴惴舟觸石破遂及蜀馬成化二年四
月十三日也年四十五娶周氏鄭府右長史瓌之女封孺人子
男四人曰浙曰汴曰沆曰沂女二人長許嫁朱穆次尚幼君為
人孝友慈愛伯兄蚤喪趣令其孤漢就學而常資給之初無子
子仲兄之子浙既得三子而遇浙益厚其居官斤斤謹守尤以
廉潔稱其行郡雖筆硯亦自持廩米稍餘遇郵驛衢路摧壞輒
斥以善修之嘗督馬政江北歲滿瀕回同官或遺以墨三笏辭
不受曰墨幸自足無煩相遺也其人媿歎君本貴富家子位既
通顯以身許國其巡行邊徼出入行陳躍馬被甲毅然一介胃
士功業著矣謂宜向大用而接武僖敏而卒至于此惜哉然君

之死不可謂非正命也當王事鞅掌時見絲髮小害縮首萎腰
不肖出一指力者皆是君獨不顧前後奮力爲之雖至于死死
而盡其道者也夫惟盡其道而死謂之正命豈不然哉卜是年
八月二十七日葬于吳山先墓之次將謁當代文章鉅公以圖
其不朽寬其里人也謹爲之狀如此

天全先生徐公行狀

曾祖文貞祖子復考孟聲竝前贈推誠宣力守正文
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

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丁氏竝前贈武功伯夫人
貫直隸蘇州府吳縣鳳凰鄉集祥里徐有貞年六十

六狀

公諱理更諱有貞字元玉徐之先出伯翳爲高祖姓國于夏啟周

世周穆王時偃王誕當國以仁義得諸侯心後死彭城傳徐子
章禹章禹被執於吳子孫散處徐揚間歷秦漢三國晉唐而下
代有聞人公之先皆樹德遭時沉晦連世不仕至孟聲甫生三
子以其仲有異質始教從名師學即公也公年十二三入小學
已能古文詞穎敏殊甚卓然出諸生上少長再學于都憲思菴
吳先生學益進文益奇公時已有用世意慨然欲經濟天下其
議論所發往往出人意表思菴曰子欲求仕乎乃率之見國子
祭酒顧菴胡先生請授進士業時顧菴以事稱病不出坐臥一
土牀雖親故至皆伏枕與語初見公頗以幼小易之旣而使面
賦一詩公援筆立就皆老成句顧菴爲之蹶然起而循牀行極
加稱賞遂以其業授之公學未幾月即了其義宣德七年年二
十三中順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有 詔簡進士績學翰林

爲庶吉士數視列宿公與其列所以作養而期待之者甚至久之一日 宣宗御便殿召所簡二十八人者親命之題試之上覽公文粲然成章擢居第一即日授翰林編修公之入翰林也一時前輩若楊文貞文敏諸公皆雅知公名而器重之而公不屑以文名也益欲爲有用之學凡軍旅刑獄水利之類無不講求其法而一欲通之或曰公職業在文字事此奚爲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 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輩吾恐學之已無及矣聞者以公有遠大志 宣宗崩預修實錄纂述之際多所補益尋簡命修玉牒再遷侍講 英宗之世公思天下承平日久宜先時爲外攘計上疏言武備事凡數千言所以制禦北虜者殆無遺策 上嘉納之及己巳之變京師戒嚴 朝議以文臣分守要害地錫之 璽書使行監察御史事而公得河南

公視 詔旨言于執政者必得便宜行事卒易書而行至則作鎮彰德民時聞變相率窟匿山谷間公馳騎往招之而以郡縣吏素所得民者從行旬日還其家就業者數萬人遂糾義旅爲京師聲援至者多太行群盜公日親閱之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然使目相團結不籍其名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爲之用旣而胡寇遁京師解嚴而公亦召還矣景泰二年充 經筵講官明年遷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會河決山東之沙灣前此遣治者率築其決水大至築輒壞更七年績用弗成饒道旣阻而役卒疲甚 朝廷不知所爲議舉可以治之者大臣乃以公應 詔遂擢公左僉都御史以行于時運河水涸舟楫不通公始至適冬月水忽暴發舟人皆歡呼以爲神水公乃謂其屬曰是役甚大且難非積歲不能成功彼數萬疲卒吾不能用

也宜散遣以休息之吾與之期使來然又虞其遣於一日衆且生亂因量其地之遠近而日遣之道路寂然若無知者卒既去公乃乘小舟以究河之源流遂踰濟汶沿衛及泚循大河道濮范還始度地行水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而來矣公因上疏言治水之策大意謂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踈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以奪濟汶入海之路而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益旱則涸此漕運所爲阻者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救也今欲救之請先疏其水水勢

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 制可之公因作制水之牒疏水之渠渠起金隄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于大濬之潭踰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泚用平水勢既平命其渠曰廣濟牒曰通源渠有分合而牒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其水既不東衝沙灣及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治既有緒乃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既平乃濬漕渠至數百里復作牒于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蓋及三年而功成先是有發京軍疏河之議公又奏蠲瀕河州縣之民牧馬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

水患既治 國家至于今賴之歸奏 朝廷嘉其功陞左副都御史及 英宗之復位也以公有迎復功擢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與典內閣事未幾封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一千一百石兼 華蓋殿大學士典內閣事如故追封三代如公子孫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公既感上知遇即以身任天下之事每奏對多至數百言 上亦才公數開納一時 寵遇既隆而曹石輩舊所與同功者始忌而疾之矣會監察御史楊瑄糾曹石侵奪民田事 上既曲宥之而曹石以為公所使也遂以事中傷公下之獄賴 上之明出公參政廣東公去數日而曹石恨不釋必欲置之死地復以事誣公致之京獄苦訊三日竟無狀適 承天門災 上感悟竟宥公為民金齒公至其地闢一室日惟玩易而已時

有奏守臣胡姓者事詞連及公 上察其誣不問居三年 上益念公特使還其家公既還杜門却掃人罕見其面及曹石相繼敗死始出游湖山間以自樂買地林屋洞天將為終焉之圖因自號天全居士 今上即位覃 恩海內 詔賜公章服閒居又九年以病不起實成化八年七月十五日也年六十六公為人精悍短小目光炯然其論古今事纏纏終日不倦而慷慨激烈音吐清亮聽者竦然其奉 命所至多所建白鎮彰德時問諸父老得岳武穆父祖之墓于湯陰因具牲醴祭之以作義旅之氣復奏請于 朝即其地建廟以祀武穆治水之餘行視鄒魯間奏復前元賜顏孟二氏田六十頃之沒于官者且增置二十頃悉畀其嗣人以供祀事及既遭遇 先帝大見於用方將盡展所蘊以行其志未及半載而遭讒被逐矣公之

學自經傳子史百家小說以至天文地理醫卜釋老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古雅雄奇有唐宋大家風致晚歲文筆益老所著有史斷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公娶蔡氏宋忠惠公襄之裔孫有賢行前封武功伯夫人子男一曰世良儒學生側室蘇氏出也女六人長適祝璣次適王璫次適鄉貢進士蔣廷貴次適朱琇次二未行葬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吳縣王渡山之原寬與公居同里而生後於事行有未盡知間得之學士大夫與公之故舊者數事謹爲之狀以備執筆者采而書焉成化九年春正月戊申翰林院修撰承務郎里生吳寬謹狀

賀復菴行述

賀復菴先生諱承字宗振復菴其自號也其先世次邑里譜亾不可考祖季昭始來自蜀居吳城之采蓮里遂爲吳人季昭生

公宣有學行洪武中任常之江陰儒學訓導卒官大理評事娶錢氏里儒文則之女賢而知書生先生初大理官江陰時樂其風土因占籍焉既列官于朝以沒未幾舉家相繼病死時先生生八年矣纍然無所歸官以上籠昇歸江陰依孫氏女兄女兄之姑素悍少恩數奴僕之先生年雖幼即自知奮厲乃復來吳中適舅氏鄞縣教諭孟書開講里中因畱受業迨年稍長有司以力役趣還江陰至則裸身無一金之資其口苦有人所不能堪者邑有薛伯潤氏獨愛之因妻以女而授以田廬先生雖日伍農夫而學業不廢宣德初朝廷方急軍伍同知蘇州府張徽率以重法逼平民從軍先生有怨家以其嫌名於大理公者諷里胥誣之先生不勝撈掠卒誣服既而盡鬻其田廬兩詣京師陳寃狀事卒白猶隸蘇州衛終其身用是貧益甚時翰林

檢討陳怡菴先生方致政家居今參政祝公尚未仕兩家以親故相與衣食之稍獲濟而衛有撫軍黃姓者知先生闢館請教諸子及里之後生又之弟子行束脩以從游者日衆自奉既有餘而先生之子甫亦漸長乃悉以家事付之而專意於教授如是者餘三十年成化三年八月謂家人曰吾嘗以術推已生辰歲在亥當死今其時矣至是疾作其子煮藥以進輒揮去越兩月竟卒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先生爲人誠心不欺亦不疑人欺已嘗理田事所入不問多寡或爲家奴竊去亦不窮訊性介特寡交游雖婚姻家累歲不一至以嘗遭困阨故家且裕猶以儉約自持平生喜吟詠屬句對偶精切作字雖率然亦不苟配薛氏先七年卒子男二長即甫娶處士王用充氏之女次庸娶祭酒劉文恭公之女女一嫁諸煥孫男六慈恩息愈意應恩補郡

庠生女六曾孫男二牧收葬以明年戊子三月二十二日暮吳縣胥臺鄉黃山之原惟先生少則孤貧壯尤顛躓而能清修彊學以立其身亦可謂善處變者矣至其晚節雖獲康適而卒老死行伍則其善行亦何以自見於世於是有賴於世之大賢君子銘之表之誌之以發其潛而永其傳焉寬不文謹因甫之屬筆述其槩以請

公兄原本行述

公兄諱宗字原本姓吳氏世爲蘇之長洲人先修撰府君長子也府君初娶同里居氏生吾兄居氏方免身而沒賴祖母韓氏保護備至而繼母張安人更鞠之如已生迄長以大吾兄生而謹畏未嘗出門與里中兒嬉戲旣入小學誦習顓勤不以風雨寒暑廢業年十七八先府君以少兄弟而家事方殷使分掌之

吾兄於事輒能治其治事左右簿籍雖一錢尺帛必謹記注又
之出入歲月莫有能欺之者人以克家子稱之素寡交游倦酬
應故或終歲不出里門里人至有不識其面者性復儉約室無
妾媵之奉衣履敝必更浣濯補綴以服之尤好潔所居汛掃拂
拭日數次不厭而至于皮置器物亦必有常處蓋其爲人如此
寬既竊科第仕於朝鄉黨以爲貴顯矣然吾兄自處如前日
絕無驕侈氣人益賢之成化乙未之秋竟得歸省而先府君不
幸已棄諸孤兄弟相見抱持慟哭孰意明年而吾兄亦以病不
起嗚呼哀哉蓋吾兄待人極和易終其身未嘗以惡聲加人故
卒之日自繼母王安人而下哭之皆盡哀而傭奴輩亦有泣下
者其生以永樂庚子八月五日卒以成化丙申八月二十八日
卒年五十有七娶陸氏子男二曰奎曰齋齋習進士業女曰淑

真適夏靖先卒孫女一將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于吳縣
五都太平鄉花園山先塋謹述其事行請銘于仁人君子幸終
哀而畀之

傳七首

牧野子傳

牧野子名觀字賓用姓閻丘氏所居在吳城西少好文吟詠不
以事廢家有田數頃牛數角奉二親暇輒牧于野或於牛背得
詩則折竹竅而度之而叩角以自樂往來田畝間人見其所牧
牛肥不與他牧者類也因問之法曰吾牧牛無他能也渴則飲
之飢則飼之勞則體之寒作宮以禦之燥鑿池以浮之飼之飲
之體之禦之浮之而不飢不渴不勞不寒不燥也故欲左左欲
右右唯吾是指而鞭箠不足用驅之耕則深而功倍輟耕則或

飲或食或臥或立或奔或馴或鳴或舐而各適其適自不知其肥也吾牧牛以此聞者曰此善牧也因以牧野子稱之更以自號云或曰牧野子負才具少出即有獲其官辭公卿大夫之榮名而甘受牧野子稱邪殆有說也蓋牧野子生四十年尚無子而古有牧犢子者七十無妻無子與無妻等耳牧野子者自傷與之同歟或曰牧野子與牧犢子不同也牧犢子無妻是自棄其子牧野子固有妻而年又不與之若安知其終不有子其不然也審矣殆將出而相君成業如古百里奚者牧野所以擬之歟牧野子皆不聽方驅牛於野作歌曰朝登於崗兮夕降于阿我牧我牛兮靡知其他載歌曰牛止吾居兮牛行吾隨我牧我牛兮餘非所知歌竟而去贊曰

牧野子之為人不足疑也觀其作歌之意蓋安於牧而無外慕者也又其言足為為民牧者法使民牧者得若人而用之則民庶幾其理豈不誠然良民牧哉顧今之牧民者反以厲民曾牧野子之不如此牧野子傳所由立也

周義士傳

義士諱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也曾祖壽元翰林直學士祖福五餘杭縣尹父仲彰不仕義士生五歲喪母葉氏賴繼母翟氏撫教稍長游縣學累試于鄉不偶以歲貢入胄監初試事已有廉謹名時戶部委勸天下錢穀所遣幾千輩歸報多失實坐贓罪者什八九義士獨免初授永清縣典史居官廉謹益甚歲餘攝縣事方境內多盜捕治有法不濫及平民一縣皆安是歲旱蝗不為災俄而兵起 藩府一時守令相率迎降永清地尤比近義士極力為拒守計顧其民寡弱相率逃散則自度不能有

為佩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繼母之喪還家以禮葬畢乃糾義
旅為勤王舉戰纜戎器數日畧具則聞南師燔而天命去矣遂
去匿編氓間已而事露有司即其家械赴京師義士自分必死
慷慨就行至則 朝廷終義其志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蓋
從輕典也居數年以其子代還屏蹟田園怡然自得後年八十
而終孫源以監察御史擢知揚州賢而有惠政著循吏稱蓋義
士之澤云論曰史家有言臣各為其主用漢高所以不殺李布
仁義之道蓋兩得之觀周義士事其殆類此夫王原采周是修
輩賴名公述作其事昭然在人有如義士誰知之者於是揚州
以其平生授予則其大節在此乃取以為傳既以表義士之志
且愧世之為丁公而幸免者

莫處士傳

處士諱轅字遜仲號順椿其先為湖州莫氏後徙吳江之綺川
宋有諱子文者登寶慶二年王會龍榜進士知廣德軍生若鼎
嘉興錄事參軍又五世諱湜號芝翁嘗以耆德召見

高皇帝參大臣議事生三子長禧次禮累官至戶部侍郎次祺

處士禧之仲子也生當 國初適 朝廷方用重典御世俄逮

其父子竝繫詔獄處士時年十一耳日夜悲痛願以身代父死

理官試加脅誘語無反覆遂釋其父而獨繫之父更稱冤闕下

竟致瘦死事始已時莫氏以貲產甲邑中所與通婚姻皆極一

時富家處士竊獨憂之每指同姓隸汧海衛者一人曰是吾族

也人莫測其意後黨禍起芝翁與其子侍郎公相繼死于法餘

謫戍幽閉一家無能免者而處士卒以嘗附尺籍免人始謂其

智其兄完伯與其妻亦前以家禍病死矣有遺孤二皆在襁褓

間所以保護者甚至乃復變姓名潛入都下竊其父祖遺骸歸葬于鄉蓋冒法禁幾死者數矣迨己卯改元家人竝蒙恩宥歸而故居蕩然無遺處士身任勞苦再造其家宇孤卹寡恩意備至痛念先世輒潸然淚下仍却酒肉不御者數年處士為人沉重寡言笑中有謀畧而寬厚能容不見涯涘里有葛琬者勇而酗酒嘗痕處士臂諸子執之將送于官處士曰此其人何足與較者釋其縛遣去琬惡益甚鄉人患之爭陳其殺人狀于郡郡守况公下里中使證其事處士語人曰所言琬殺一家三人蓋偶溺水死耳奚足罪琬聞之于獄中仰天號哭曰吾負莫長者矣後琬竟論死則聞諸子有力焉者為憮然不樂者累日富人沈文度莫之姻家也有女許嫁陝右劉氏已而文度坐事死家謫戍邊處士為收養其女于家或以劉道遠不復娶更來聘

之不許卒備資裝適之劉視若已女然馬華者與莫為鄰也死疫遺一子纔數歲人畏其疾弗之顧處士亦收養之至壯大每遇節序更給酒肉與之使祭其先其厚德多此類不能盡錄也處士少時嘗語芝翁曰昔范文正公置義田以贍族歲入租僅八百斛耳今吾家數倍于此獨不能為之乎翁深然之而遭家故願弗之遂平生以為恨其治家嚴而有法事必于古禮而行凡世俗淫祀一切屏絕其尤所惡者釋道巫祝尼媪之類少從鄉先生張子宜易九成游故聞見甚博而尤好讀史能歷論古今事雖老見格言大訓猶手自抄錄平生動息起居悉有筆記歲久積成大冊下筆為詞章語多可誦其年七十七而卒前卒精爽不亂口占三詩平生履歷亦畧可見於是親友追思其賢援古易名例私謚曰貞孝而配以先生稱之處士娶沈氏袁

州太守昌三之女有賢行子男曰震登進士第由嘉魚海鹽二縣令陞建寧通判延平同知廉介端方不能與時俯仰凡秩滿始一遷官今復歸老矣女二人長適雲南參議趙忠次適士人沈滋孫男二旦由鄉貢進士授新昌訓導有文學次吳曾孫男女各一史官吳寬曰吳自唐以來號稱繁雄延及五代錢氏跨有浙東西之地國俗奢靡用度不足則益賦于民不勝其困宋興錢氏納土賴其臣湛其籍于水更定賦法休養生息至于有元極矣民既習見故俗而元政更弛賦更簿得以其利自私服食宮室僭擬踰制卒之徒足以資寇兵而已 皇明受命政

令一新豪民巨族剗削殆盡蓋所以鑒往弊而矯之也然聞之長老言莫氏在當時尚謹禮法而槩及之幸而得處士者用智全身以保有子孫繼取科第登仕宦孰非處士一人啓之追數

當時同被黨禍者其終何如然則若處士者子孫雖百世祀之可也

徐南溪傳

南溪徐公諱訥字敏叔南溪其自號也世爲蘇之常熟人高祖珪元海道萬戶佩金虎符曾祖恢祖豪邁不仕至正間傾貲集鄉兵禦亂居民賴之祖伯臯公孟明皆有隱操母鄒氏徐之先居邑之邵舍墅至恢祖始遷漁梁後復避亂于外及孟明之世還而田廬蕩然矣於是公生亦壯不自安逸率其僮奴服勞農事家用再起以治家非禮衣食雖足祇益爭爾若江陰嚴志道同邑計蒙正皆閑於禮者相與爲友事多講而行之閨門之內嚴而有法凡釋道巫覡一切屏絕特采江州陳氏臨川陸氏浦江鄭氏家範之可行者合百七十餘條爲一編又取古之同居

者爲集都御史思菴吳公修撰止菴張公序其首以示子孫俾世守之又作堂曰崇禮每旦夫婦同坐堂上子孫及諸婦序立堂下拜訖公大聲曰母聽婦言皆應曰諾復令少者讀孝弟事實數章而後退如是者益四十餘年子孫受教無敢違者公以儉德聞于鄉服止絕布每曰一錦綺之費至米數石省之可濟十餘家之飢奈何弗惜今都御史恪其季子也幼嘗服綾亦怒之良久乃已婦有歸寧者或服織金曰服是勿入吾門入則當火其衣于庭如范文正公家也其儉如此客至無不延款然行酒有節人信其儉不爲異或迂議之者故薦公長鄉賦以困之民更服其公正而事率集時大理少卿熊公槩巡察江南一時豪民翦除殆盡獨識公稠人中詢以民事公應對合宜甚見稱獎平生義舉視力所及即爲之當歲飢鄰里告于公顧所藏不

足遣人糴麥江北得六百石悉就舟次散給他如發廩假貸不收其息者時有之不足紀至于貧家婚喪及生產急難所以周給之者不可悉數量尤有容豪猾或誣以重法者事雖竟白然人以其爲深讎公當不能忘也思菴吳公特書唐婁文貞公贊遺以諷之公即刻諸齋壁終身不復校自少好學迨老猶喜讀史上下數千年事與人評論如指諸掌正統己巳享年七十四而終初以恪仕贈徵仕郎工科給事中後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周氏及側室張氏俱贈淑人子男八慎愷悌懷忒擇俊恪慎愷懷俱義官忒由鄉貢歷古田長寧知縣恪登進士第歷工科給事中湖廣左參議河南右參政左右布政使至右副都御史孫二十一人曾孫四十二人玄孫一人論曰世謂吳俗侈靡觀于徐公之爲人豈信然哉蓋其持身以

勤儉實有魏唐遺民之流風治家以禮義又若齊魯諸儒之質行其意益欲舉三代而還之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壯哉海虞將百倍于此宜其有人如公也惟其隱處不仕其法止傳於子孫其惠止及於鄉里不能盡酬其志是以君子惜之然公有子奉命巡撫政澤所被何啻千里竟以直道自信不容於時賴天子保全之而功名益顯益公之教云

許孝子傳

孝子名坪字時正姓許氏婺之東陽名家也孝子生則知孝稍長其父光令從師遠方習舉子業以母時方病癩辭曰母病兒可去左右耶即去方寸已亂學果能成耶父嘉其意乃已凡母病發孝子輒抱持流涕見醫藥弗效則籲天願以身代母疾竟減及以壽終居喪哀毀骨立以父在恐傷生為強進食飲俄而

其父一夕以中風卒痛恨不及醫禱號哭擗踊絕而復蘇為不食者累日及食悉却滋味既葬廬于墓墓林之茂密周匝數里多猛獸穴其中孝子攀木悲號入夜不絕聲親知勸之曰子固孝其如遺體何始日一往哭之至遇父母忌日猶哀如初喪故郡中皆稱孝子孝子平生不獨為孝其義事尚多不及載云史官吳寬曰東陽許氏予嘗知其家世在晉有孜既以孝稱至宋有瓊復以節著元則有大有業儒而隱今復得孝子何許氏之世有人也孝子從弟故鄉貢進士填予昔識之獨未識孝子其友太學生馬逢原特為予談其孝行乃筆而為傳益予之職業在此至于他日行旌表之令則有司之事非予所能及也

僅齋居士傳

僅齋居士長洲人姓吳氏名瑄字元璧僅齋其自號也大父曰

文質永樂間為浙之樂清令循良篤厚人稱曰君子居士少稟
高資超軼不群從師講業未畢其說而意已解為文初習場屋
體及讀漢唐人制作曰文當如是落筆語即不俗游郡學有聲
視前輩瞠若不顧提學使者較藝必居上第顧數舉干鄉不偶
歎曰此非有司之過也吾業高而不熟耳郡中歲當貢一人于
禮部居士強就例曰吾乃為貢士耶入太學名益起成化初順
天府行鄉舉竟中選再從禮部試復不偶久之謁鑑曹得黃州
通判今南京工部侍郎海虞徐公參議湖廣知其名索其文數
篇置行囊中遇好文者輒出示之於是藩臬官皆待之加等初
授通判人謂其職治田賦非跣弛士所宜至則益事事民見其
不肯刻吏感之賦入率以時居三年言於上司曰某不願仕矣
遂然以歸買宅闔門西市中即其後築別業日為溪園之樂客

至或不冠帶曰吾已棄官矣幸恕我蓄古器物數種時出以娛
客或扁舟出訪故舊歲不一輕造郡縣門人以是高之居士為
人簡易直率言無隱情與人辨論必大叫見拘拘剪剪者不欲
與語曰吾性不耐是也或有過面斥之衆知其無他亦不怒也
在黃州時遣人拾江中石子百枚遺予予曰此蘇長公故事也
作長句謝之往歲予還吳中居士與信陽守施君煥伯同過予
相見道舊事皆皤然以老居士曰君知我者能為我傳其平生
乎予曰若能以古銅齒潤筆當如命曰吾寧無身後名齒不可
無蓋居士素惜此物予故調之耳及是其子建亦取鄉舉就試
春聞道其父意意此吾故人也安忍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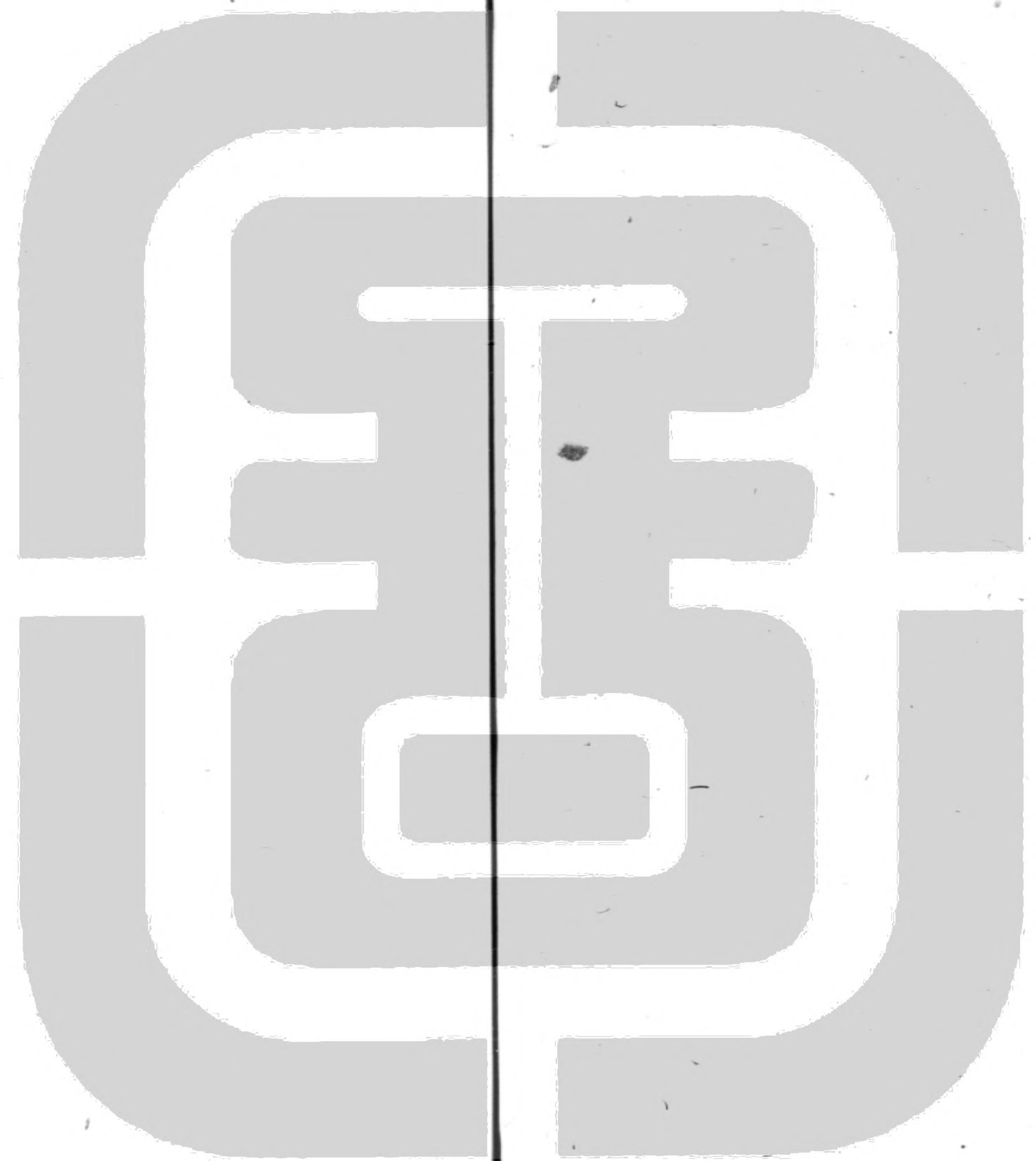
贊曰孔子思魯之狂士而謂鄉原為德之賊所謂狂士孟子以
琴張曾皙牧皮當之三子蓋孔子之所思若鄉原則原壤之流

乃所惡者也居士其為琴張曾皙牧皮歟其原壤歟必有能辯之者夫年未六十輕棄其官如棄幣帚焉即此賢於今之人遠甚此固不待辯者他尚何論哉

蕭節婦傳

蕭節婦者諱靜專越之會稽人也其父曰胡季舟先生母曰董氏節婦生而端重婉孌敬共女事父母愛之嘗曰生子何必男有如靜專者可使去左右耶乃為擇贅壻得里士蕭貴貴字用和故蘇之長洲人先世以仕宦居越為人賢而志學與節婦處甚宜居歲餘季舟先生方分教松江以公事如京師未至百里有盜掠其衣裝用和適侍行邁病未愈加之驚悸遂卒節婦既得凶問慟哭連日夜意不欲生其父母曰汝不識吾不汝遠行意耶今汝縱為良人死獨不為父母計耶節婦感其言而止當

是時節婦年甫十八生子纔六月耳即誓曰吾當上奉父母下為蕭氏守此兒遂屏膏沐躬布素泊然閨中人莫見其面後季舟移教蘇學滿任謂蘇為蕭氏故土也携節婦與其子居之及子既長節婦日督之學以成父志遣入鄉校為弟子員益久而成名即今聊城教諭綬也綬先為靈寶訓導節婦享其祿養者已十年今年七十康彊無恙人以為天祐之報其節云 史官曰節婦之失其夫年則少矣而其一節至于五十餘年之久志則堅矣然而 朝廷屢下旌門之令獨於節婦遺之此豈非有司者之過耶以是推之吾知窮鄉僻壤如節婦之為人而遺之者多矣雖然旌門所以勸于一時而傳其事可以垂之後世吾恐人以有司者之責責史氏也故特書之



家
庫
身
光
三
入

七
本

卷一